

4

ANJICONGSHU
向世界
开卷读
UZHU

世纪人物传记故事丛书



雪国之子——川端康成

修
米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670482/112

雪国之子

——川端康成

修 米 编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人物传记故事丛书 第四辑/刘俊峰主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

ISBN 7-5013-1353-9

I. 世… II. 刘… III. 故事-中国-当代-丛书 IV
.1247.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141 号

书名 世纪人物传记故事丛书(第四辑)
著者 刘俊峰 主编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60 印张
字数 1050(千字)
版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13-1353-9/K·235
定价 75 元

前 言

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川端康成生于明治32年，即1899年。父母因患肺结核在他出生不久便离开了人世，由祖父母一手抚养大。作为一个孤儿，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悲哀和凄凉，致使他在成人后还一直生活在童年不幸的阴影之下。

为摆脱心理上的困窘，川端康成不停地寻找出路，当作家可以说是他找到的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治疗精神心理创伤的途径，试图在不断地书写中，通过文学的幻想和虚无达到内心的平静。

同时，川端康成还四处漂泊，像无根的旅人，有一段时间他频繁地搬家，大家便送他一个“搬家的名人”的称号。他去过伊豆、汤岛、汤泽，后来在晚年的时候，他又几次欧游，走在异国他乡的陌生的土地上，体味着孤独和自由，像闲云野鹤一样，远远地逃离了故乡，心怀凄惶和恐惧。

在川端康成不幸的一生中，有许多值得后代警醒和学

习借鉴的地方。人格上的伟大和内心的孤独脆弱，结合成一颗悲剧般古典和坚强的灵魂，令人叹服。

川端康成的成名作是《伊豆的舞女》，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自经历而创作的，其代表作还有《雪国》、《古都》、《千鹤》、《名人》、《花的华尔兹》、《母亲的初恋》、《湖》等等，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我编写这本川端康成传记，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这位伟大而孤独的世界文豪，从而达到训练心智和怡情养性。

由于学识浅薄，我能做到的也就仅仅是给大家奉献上这样一本小册子，不负苍天给了我们这样一颗耀眼夺目的巨星。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	(1)
第二章	孤独少年心	(14)
第三章	《十六岁的日记》	(20)
第四章	初恋情人	(26)
第五章	文学新人	(35)
第六章	第二故乡汤岛	(42)
第七章	结婚	(50)
第八章	樱木町	(53)
第九章	川端康成与舞女	(57)
第十章	才华	(63)
第十一章	雪国闲人	(68)
第十二章	盛名之下的川端康成	(79)
第十三章	走在他乡	(88)
第十四章	古都与斯德哥尔摩的漫游.....	(102)
第十五章	生命的最后.....	(116)
附录一：川端康成年谱		
附录二：推荐书目		

第一章 童年

川端康成生于明治 32 年，也就是 1899 年 6 月 11 日，时近晚上 9 点，当时已是夜幕降临，万籁俱寂的时候，从大阪市的天满此花町的荣吉家传来一阵新生儿的啼哭声，倔强孤独而令人不安，一个天才的生命就这样诞生了。

对于自己的故乡，川端康成的内心可谓充满了矛盾，由于生活的不幸遭遇和命运的悲苦，使得他对于故乡的感情极其复杂。他后来颇为扫兴地说：“在大阪市的天满北花町我出生了，这是小时候听说并记住的，但只知道在天满的天神附近，从来没去看过。”川端的出生地点，后来还是别人通过他家的陈旧户籍本才查寻得知的。

在川端出生的第二年，操劳过度的父亲荣吉就因患肺结核病离开了人世，可怜的母亲阿玄带着川端回到乡下丰田村娘家。不幸的是，川端的母亲因侍候父亲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回到乡下的第二年，便匆匆撇下了川端一人追随丈夫去了。于是，川端便由年老的祖父母带回自己的祖籍所在地——丰川村宿久庄东村。

川端康成的父亲荣吉，从东京医科学学校毕业后，在大阪府东成郡天王寺桃山的一家高桥医院里工作。荣吉年轻的时候，身体素质很不好，为逃避服兵役，曾名义上作过别人的养子。明治24年5月（也即1891年），荣吉通过了开业医生的考试，获得医师的独立资格。明治30年在大阪市西区北堀江下通6丁目，借第30，31号房开业行医。8月25日，《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大阪新闻》都刊登了开业广告。

荣吉受父亲三八郎的影响，曾在浪花易堂学习汉学书画。在明治33年临死之前，在病榻上强打精神撑起身体，给川端康成姐弟俩留下遗训，为川端留下的是“保身”和“要忍耐、为康成书”数字，为川端姐姐芳子下的则是“贞节”二字。

与祖父母相依为命长大成人的川端，几乎丧失了对于父母的记忆，父母的影子在川端儿时的记忆中显得模糊而遥远。母亲没留下一张照片，父亲的各个时期各种各样的照片倒是找到了三四十种，中学生的川端还将最漂亮的一张摆在桌子的上方，以缅怀他早逝的父亲，日日夜夜在记忆中构筑父亲朦胧而淡远的影像。尽管每日睹物思人，父亲的音容笑貌在川端的脑海里依然是一个空白，肉体的温暖与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感觉丝毫没有。川端后来在《参加葬礼

的名人》中写到：

我苦思冥想，也无法想象出来。看了照片觉得它不是画像，不是活着的人，也不是外人，而是介于他们之间的人。

在宿久庄东村，川端康成的世家虽说是全村的“贵族之家”，但是由于时运不济，到了祖父川端三八郎时期，已经彻底败落了。三八郎出于羞耻而不愿让人知道他历代祖先们的尊姓大名，把家谱秘藏在亲戚家的佛坛抽屉里，还把贵族之家的标志，即川端家独有的墓山卖掉了一部分。

卖掉自家墓山的川端三八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川端曾在他自己的一部作品《十六岁的日记》里谈到过：“唉，祖父一生不得志，经手作的事全部都失败了。……几个子女都先他而去，没有人说话，又聋又瞎。彻底的孤独，孤独的悲哀——这便是祖父。‘哭着过日子’成了祖父挂在嘴边的话。”但是，实际上，这时已经年老而衰朽的三八郎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富有理想，积极上进的人，并且兴趣极为广泛，他不仅植茶种树，制造洋粉，而且精通汉医，绘画亦有名作流传后世，对于占卜看风水也很有研究，著有建房风水论《构宅安危论》和随想录《要活杂论集》。有一年，红痢疾病在宿久庄东村大肆流行，危害甚大，全村五十多户人家平均每家有一人患病，吃了川端三八郎亲手配制的药，很快就康复了。三八郎的名声一下就传了开来，借此机会，三

八郎向内务部申请并获准推出了“东村山龙堂”的药店招牌，经营三、四种药。印有“东村山龙堂”字样的药用包装纸竟达五六千张，充分展示了三八郎在事业上的野心及其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聪明才智。但由于经营不善，再加上销路不广，商店很快就关门停业了。

由于事业上的挫折，个人尊严受到创伤，使得三八郎不愿继续呆在故乡这片伤心的土地上了。三八郎把所剩无几的家产通通变卖掉，便带上妻子阿苏开始四处流浪，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对于上小学以前和祖父相依为命苦渡光阴生活一直很孤独的川端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无疑对他产生了不可救药的致命的影响。正如川端在后来回忆到，对于故乡的印象他是非常模糊的，这同那些一辈子在故乡的土地上平淡朴素过生活的人们对于故土的眷恋之情是截然不同的。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很难找到宿久庄东村的印记，而伊豆、雪国、高原、镰仓、轻井泽在川端娓娓道来的柔情叙述中反倒增添了一种故乡的美丽和哀伤。

川端有一个姐姐叫芳子，是父亲结婚第二年生下来的。父母离开人世后，祖父母把姐姐川端芳子寄养在川端姨母家，而带着川端回到故乡住下，祖孙3人在低矮阴湿的农舍里，不知道如何将那悒郁苦闷的日子一天天打发走。老年不幸丧子的祖父母自然对川端百般呵护和盲目宠爱。吃饭的

时候，川端自己不动手，而要祖母喂小鸡一样哄着喂他吃。祖父心里是明明知道不该这样溺爱娇惯川端，但是往往自己也身不由己。

明治 39 年（1906 年）4 月，已经 7 岁的川端康成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进入丰川普通高等小学读小学。

川端康成生性极为固执任性，甚至于有那么一点儿神经质。有一次衣服上沾了一滴油，本来也没什么，但他死活不肯穿，直到把那一点挖剪下来，再重新补好，他才好大不愿意地穿上。川端这样的禀性，第一次离开祖父母去过集体生活，祖母自然提心吊胆得不得了。果然不出所料，在入学仪式上众目睽睽之下瘦小的川端竟然全然不顾地痛哭流涕，“宛如被水流漩裹着一片芦苇叶似的泪流满脸”。

从封闭、孤独不见阳光的家庭环境中出来，第一次站在人群里，面对那么多陌生人面孔，对瘦弱胆小的川端来说，肯定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畏缩害怕，其实，学校所教的东西对川端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有许多东西是他老早就接触过的，上小学之前，川端已能读简易读物了。

但是，作为一种规则，川端康成既然已踏入校门，就必须遵守校纪校规，不能吊儿郎当，无故旷课，况且，那时候，各个村的小学生之间习惯于彼此赛出席率，通常情况下是全村的学生聚齐了一块到学校去。川端由于胆怯，害怕人

群，便很容易借口有病不去上课，而每当他一说有病，祖父母也便信以为真，立刻叫他躺下喝水吃药。但是缺课会牵连到全村所有学生，因此，同村的学生们在神社前集合完毕，还没见到川端来，便一起由负责的小头头找上门去。

一旦遭遇到这种情况，祖父母便也担心起来，迅速把所有窗户、挡雨板关得严严实实，把川端隐藏起来。小学生们出于愤怒和不满，先叫后喊甚至开口大骂。有的还一边呼喊，一边朝挡雨板狂扔石子，胡乱涂抹字画。眼看再耽搁下去，就要全体迟到了，学童们才自行散去。川端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祖父母放心地打开挡雨板，一看，上面被涂写得乌七八糟，尽是些侮辱嘲讽的话。

祖父在川端父母去世后，带着川端回到宿久庄东村时，患白内障的眼睛便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一天祖母突然开始抽搐痉挛，悲伤绝望的祖父，颤巍巍地晃出门，来到自己经常去乘凉静坐的大树底下，一声又一声地呼喊保姆，声音尖利而又孱弱，仿佛是某种不知名的乐器发出的单调而枯涩的声音。这声音在川端康成以后的岁月里一直飘荡摆动，回响不绝。

祖母的葬礼上，一直寄养在姨母家的姐姐也回来了，川端和姐姐由善良的保姆的丈夫和儿子分别背着，为祖母出殡送葬。这之后不久，川端在姨母家又见了姐姐最后一面。

三年之后，姐姐芳子也离开了人世。川端康成对于姐姐的记忆几近于没有，对姐姐的怀念，一概来源于祖父的悲伤，祖父衰老的脸上挂满的泪珠就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姐姐去世的时候，川端刚刚十一岁，早已变得比同龄的孩子成熟懂事了。接到姐姐死去的噩耗时，川端害怕祖父年岁已老，承受不了如此重大的打击，所以不忍心立刻告诉祖父，而等到两三个钟头以后，才读信给祖父听。由于信的字体潦草凌乱，川端读信时有许多字不认得，便在祖父的手心上一笔一划地描摹出来。从祖父的手掌心传递过来的震惊和巨大的悲哀，令川端手心一阵发凉。可怜的老人在明白真情以后，一脸沉静，两手颤抖地数占卦签为孙子算命。

祖孙两人便在亲人离去的空虚与寂寞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夜幕降临，天空中星光灿烂一片明亮。温暖的风轻轻掠过动物光滑细腻的脊背，然后在丛林中变作一片轰响，这个时候，川端和祖父隔着荧荧灯火对坐，守着漫长的黑夜，祖父自然不可能看见川端，而川端则往往一动不动地盯着祖父饱经忧患的脸，数着被岁月埋藏下的尘埃和痛苦，默默祷念那不可多得的幸福的降临。在一种近乎隔绝和娇生惯养的环境中长大的川端，性格自然是极为任情放肆的。有时惹得祖父气得全身发抖，川端便一边泪流满面，一边盯着祖父因情绪激动而扭曲了的脸，心中恼恨交加。

川端常常独自一人穿过树林，踏着蜿蜒曲折的小路爬上山顶，长久地坐在树下，观看风景。看他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庄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聆听着林中嬉戏追逐的鸟清脆的鸣啼，任清风吹乱了自己的头发，川端便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独自品味着童年的不幸和悲哀，有的时候，天还没大亮，他便爬起床，一个溜出家门踏着朝露去山上观看日出。川端独自蹲在寂静山上的小松下，那松树的叶子和粗大的树干随着太阳的升起而逐渐清晰明亮起来。

川端祖孙二人的寂寥生活，周围的村人们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们除了寄予同情以外，并未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怀。在宿久庄东村，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亲戚。川端对于别人的同情反应异常敏感。人们常常会不无可怜地说要是你父母还在的话，该如何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在他上学的时候，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在他毕业的时候，总之，一旦有什么事落到他身上，人们毫无例外会这样说。川端一旦听到这些话，便缄默不语地低下了头。这样一种孤独悲凉的氛围下，川端过早地情感成熟，他在中学一年级时的作文，被老师称赞为只有三四年级的学生才能写出来，这就是说川端看人待物的方式早已脱离了孩子气的幼稚了。那样的生活状况下，作为一个孤儿，对于别人给予的恩惠总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川端每天晚上睡觉前，总是盘腿坐在床上，瞑目合掌，

在心中默念着那些好心人的名字。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川端进入大阪府茨木中学就读。这时的川端内心已经非常渴望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因此有了自己的生活小圈子。白天在学校里和同龄孩子们嬉戏厮混在一起，晚上吃罢饭以后常跑出去到同学家玩。这时便留下祖父一个人守在寂寞的家里，虽然此时的川端已经能充分体会到祖父一个人呆在黑暗的屋子里的滋味，所以一方面川端非常急切地想夺门而逃，另一方面却又对祖父有点儿放心不下。因此，川端每次出门前总是盯着祖父的脸，忐忑地带着试探性的心理问到自己是否可以出去玩，而每次祖父总是微笑着点点头，轻松地允许了他。为了躲避家里的空虚和寂寞，川端经常故意拖延时间，要到深夜12点才离去。伴随着朋友家门铃的响声，悲哀一下子就淹没了他，他恍惚觉得祖父突然一下子就离开了人世，他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无亲无故的孤儿。

回到家里后，川端便轻手轻脚地来到祖父床前，端详着祖父平静而苍老的睡脸，泪水便不住地流了下来。

川端经常去的朋友家就在隔壁，这家的两兄弟都是川端很要好的朋友，哥哥比川端高一二年级，弟弟比他低一年级。他们的父母由于同情川端的身世，因此也非常欢迎他到家里来玩，对他极是温和慈善，川端自幼失父的悲哀与不幸

便在这里得到了补偿，得到了释放。川端通常总是和这家的父母兄弟随便围着火炉坐成一圈。话题老是在改变，有时是学校里最近发生的趣事，有时则是对随便哪一个他们不满的老师和同学品头论足一番，有时则由这家的父母讲一些生活的道理，编排一番为人处世的原则。总之，不管寒来暑往，一年四季川端都是这家的常客，而他们对于川端也总是一如既往的友好热情，俨然是一家人。川端自己后来回忆说，不管是对这家的兄弟，还是对这家的父母，他那时仿佛怀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象恋人一样难分难舍，异常渴望随时随地的见面，一夜没来便好比丢了魂儿似的，六神无主。这样的温情在川端康成的童年，成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忆。

然而孤独总是伴随着川端康成的童年，悲剧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

祖父是大正3年（1914年）5月25日半夜离世的。当晚前半夜刚好是昭宪皇太后的火葬，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川端不敢扔下祖父一个人，便想推迟一点再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对昭宪皇太后的遥拜仪式，仪式在夜里8点举行。当川端告诉祖父自己的想法时，祖父劝道：“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别担心我，去吧！”川端不愿违拗祖父的意愿，迫不得已只好匆匆忙忙从家里跑出来，等赶到学校时，遥拜仪式早已开

始了。川端一手按住自己狂跳不已的胸口，同时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默默祷告着祖父。仪式一结束，川端跳了起来，脱下了木屐，光着两脚一路小跑回家，还没到家门口，便高声喊道：“爷爷，爷爷，我回来了！”“是吗，还早哪！”爷爷口齿不清地说站，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下。

川端一直守在床前，看着死亡的魔爪一步步逼近他世上最后一个亲人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内心充满了悲哀。祖父一直到当夜12点过后才怀着对尘世的眷恋走了。

参加葬礼那天，川端康成正在接受人们的吊唁，眼睛突然一黑，鼻孔就流血出来，他用帕子连忙塞住鼻子，一下子跳到院子里，跑到夏天往常仰躺在哪里乘凉的大树底下的石头上。在院子里的这块石头上，在祖父死去的第三天，川端痛苦不已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那时被抛弃的，举目无亲的感觉迅速占有他瘦弱寂寞的身体。吊唁后的第二天，川端的鼻血已止住了。但在火葬场，内心的悲哀似乎又迫使鼻子开始流血，川端把捡拾祖父骨灰的竹筷随手一扔，嘴唇嗫嚅了几下，用衣服带子塞住鼻孔，一溜烟径直往山上跑去，在那里他常常一个人坐着看日出，看着阳光把从天空到田地的所有地方都照得明亮耀眼。

祖父的死给了川端康成致命的打击，使他一连几天都过在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他后来在《参加葬礼的名人》中